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李辉 主编

孙犁

陋巷里的弦歌

汪稼明 著

大象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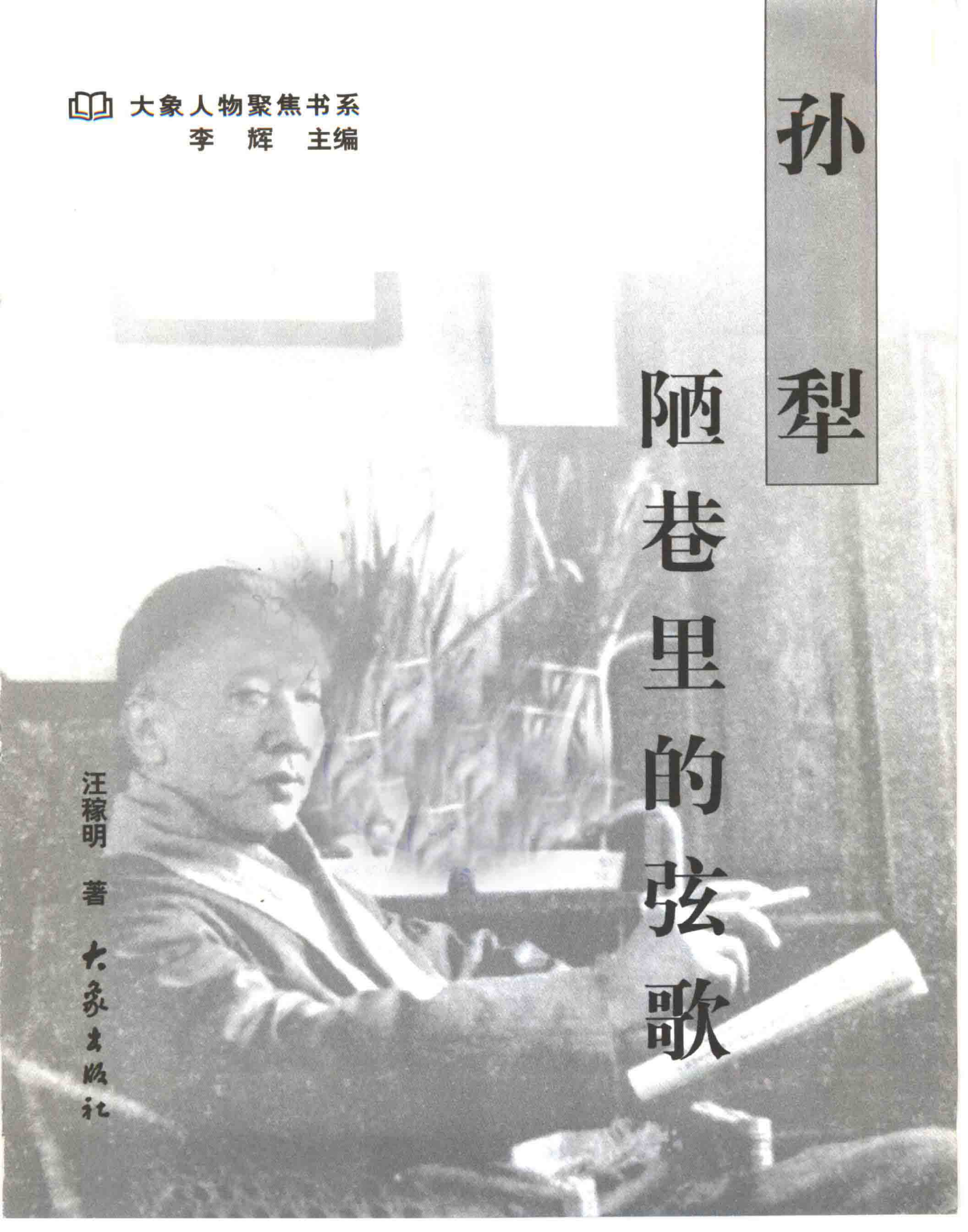
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李 辉 主编

孙犁

陋巷里的弦歌

汪稼明 著
大象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孙犁:陋巷里的弦歌/汪稼明著. —郑州:大象出版社, 2003. 2

(大象人物聚焦书系/李辉主编)

ISBN 7-5347-2986-6

I. 孙... II. 汪... III. ①孙犁(1913~2002)—生平事迹②孙犁(1913~2002)—文学研究
IV. ①K825.6②I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0435 号

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/孙犁:陋巷里的弦歌

著 者 汪稼明

责任编辑 佳 言

责任校对 张静燕 方 丽

封面设计 但汉琼

出 版 大象出版社 (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

发 行 大象出版社总发行部 (电话: 0371—5726194)

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6.25

印 数 1—5 000 册

定 价 21.00 元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新 序

李 辉

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聚焦书系。

都说眼下属于图像时代。此话颇有道理。且不说电视、电影、光盘等等主导着文化消费和阅读走向，单单老照片、老漫画、老插图等历史陈迹的异军突起，便足以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在文字里感受生活、感受历史，他们越来越愿意从历史图片中阅读人物，阅读历史。的确，一个个生活场景，一张张肖像，乃至一页页手稿，往往能蕴含比描述文字更为丰富更为特别的内容，因而也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，诱发读者的想象。

这些年来，每次出国访问，总想买上一些图书。在它们中间，我特别喜欢文字简练、图片丰富并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图书，如《凡高兄弟》，如《弗吉丽亚·伍尔芙》等。这些图书，在结构、编排、开本诸方面，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正是受到这些图书的启发，我产生了编辑一套人物画传类型的丛书的想法。非常幸运的是，我的这一想法，得到大象出版社诸位朋友的热情支持，这便是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的由来。

说“聚焦”而非“传记”，是因为严格地讲，书系中的作品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人物，

而是尽量以人物一生为背景，来扫描、来透视作者最感兴趣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。几年前在“沧桑看云系列”中，我曾采用过这种写法。这样的文字假如能与历史照片、图片找到合适的形式结合起来，当然也就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画传。同时，在正文之外，本书系还特意以“补白”方式选摘传主的自述、他人的评点等文字。图片的说明也改变通常的模式，尽量使之较为活泼，更具内涵。我想，这样的编排，能够使一个人物的一生，在较小的篇幅中多层次、多侧面、更生动地呈现出来。

任何形式的聚焦，都是为了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。审视他们，实际上也就在审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本身。这便是我对这套描述历史人物的书系情有独钟、乐此不疲的原因。

2000年、2001年两年里，我先后完成了对巴金、梁思成、丁聪等十位人物图书的出版。我很高兴这一图文并茂的形式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行家的好评，为此，自2002年起，我将广邀新的作者加盟，“书系”不再仅限于我个人的创作，而是由更多的作者来描述更多的人物。我的设想是，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，该书系能够以它特有的形式，构成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的斑斓长卷。

愿这一设想早日成为现实。

2001年12月25日，北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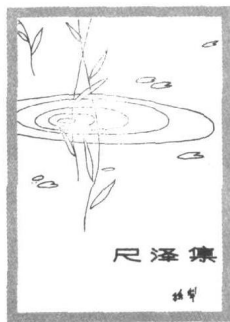
2002年7月12日上午，我在青岛，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：孙犁先生昨晨去世了……我请朋友代我和出版社送一个花圈，代我向孙犁先生的儿子孙晓达转致哀悼，并为我正在组织会议，不能去天津参加追悼会而表示歉意。

夜里，日间诸务俱息，坐在楼台上，头顶繁星满天，耳畔涛声不断。我想起了孙犁，以及孙犁的文章。

迷恋孙犁的文章，始于1983年读了他的《尺泽集》之后。那时我在中学教语文，课余常给学生念书，比如巴乌斯托夫斯基的《珍贵的尘土》、杰克·伦敦的《热爱生命》和《墨西哥人》、鲁迅的《阿长与〈山海经〉》



五十年代孙犁在荷塘前。



初版《尺泽集》封面 1982年

回眸孙犁二十年，实际不止二十年，五十年或者更长。把他五十年、六十年的作品都展示出来，孙犁可以面不改色，不用脸红，每篇文章都可和读者见面。现在有多少作家可以把自己所有的作品摊出来和读者见面呢？很少，包括所谓的大家。

肖复兴

和《鸭的喜剧》、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、萧平的《海滨的孩子》和《圣水宫》……《尺泽集》中我读的是《报纸的故事》。我觉得这些文章特别适合中学生咀嚼，营养丰富，味道又好。

《尺泽集》中，我特别喜欢的，还有《芸斋小说》和《小说杂谈》。《芸斋小说》类似《聊斋志异》，短小之外，篇末“芸斋主人曰”题外点评，与《聊斋》“异史氏曰”同，有史笔之趣。小说内容为“文革”中遭遇之人和事；《小说杂谈》则有别于大学期间所学之文艺理论，令我耳目一新。

以后就收集孙犁的书。十多年间，除了一些旧作再版本外，孙犁在“文革”后亲自编定的十本新作，我收得九本，惟缺《老荒集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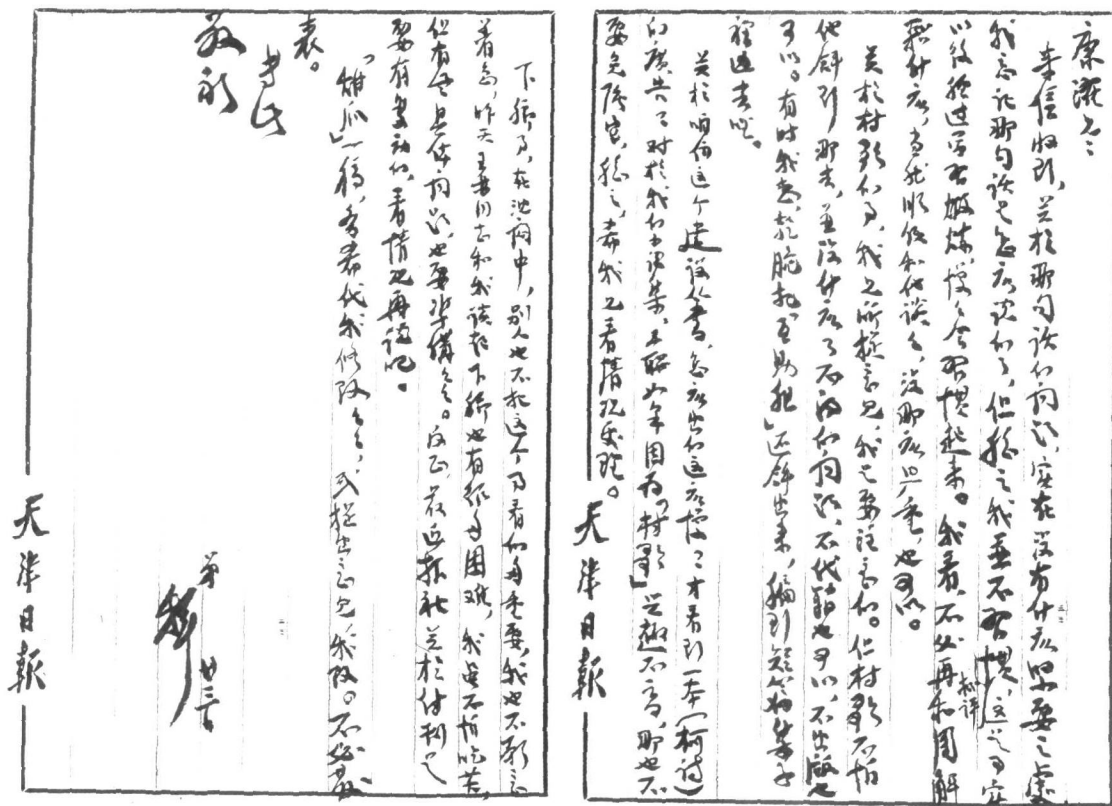
1997年，通过朋友结识了孙犁研究会的秘书长刘宗武，我们一见如故。于是有了为孙犁出书的动议。先是出版了《书衣文录》，不久又出了《芸斋书简》——这是孙犁早就想出版的一本书。孙犁是一个不喜欢见人和说话的人，但他喜欢写信。他的信写得认真，有内容，有文采，常常借题发挥，其实是很好的创作。

出版了这两种书后，与刘宗武和孙晓达谈到重新出版孙犁“文革”后所写十本书的想法。这十本书出版时间跨度很大，前后近二十年，大多印数很少，早已脱销，原出版者和版本也不统一。若能重印，一齐推出，统一开本，再加一些插图，会是一件极有意义之事。这一建



初版《芸斋书简》封面 1998年

孙犁致康濯信（1950年6月23日）。



天津日报

只要合上书闭眼想一下：以孙犁同志的文字功底，生活素材，要写两部被炒红、作者又出风头的作品并不困难，可是他没写。以他老三八式的革命资历，鲁艺教员的资格，建国后混一官半职也是合情合理，可他没进官场。不当红星，不入仕途也罢了，晚年以其文学成就，革命资历，社会人望，做名副其实的文坛名流，在某些社会活动中亮相该是顺理成章的吧，他却婉拒谢绝，退避三舍，静悄悄地躲在他芸斋窗下写他的随笔短论。我没见他写过鼓吹淡薄名利，淡泊人生的文章。但他事实上画出了一幅忠实于自己人生观、文学观的当代革命士人的标准像。细看这幅像才发现，一个不吹不擂，不争不喊，静心为文，默默奉献的人，要比另一类人勇敢，坚强，有毅力，还要比他们更有本事。

邓友梅



孙犁在阅读。1994年。

议得到他们二位赞同。此后又二年，刘宗武做了大量校读和收集整理图片的工作，纠正了旧版中一些错讹。经多方征求意见，套书定名为“耕堂劫后十种”。耕堂者，孙犁晚年自命斋名也。我把自己1983年起购得的九本书，加上刘宗武送我的《老荒集》，作为底本，送到印刷厂照排。没想到，清样送来时，见工人为了打字方便快捷，把我珍藏多年的书全部拆开，而且在上用圆珠笔画了许多标记。真是惨不忍睹啊！为此，我心疼了许久。在这些被肢解的书的扉页上，均记有我当年购得时的喜悦之情，记录着我精神生活的历程……



孙犁《文学入门》封面。
1947年冀中新华书店出版。

患难余生，痛定思痛。我居然发哲人之幽思，想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：在历史上，这些作者的遭遇，为什么都如此不幸呢？难道他们都是糊涂虫？假如有些聪明，为什么又都像飞蛾一样，情不自禁地投火自焚？我掩卷思考。思考了很长时间，得出这样一个答案：这是由文学事业的特性所决定的，是现实主义促使他们这样干，是浪漫主义感召他们这样干。说得冠冕一点，他们是为正义斗争，是为人生斗争。文学是最忌讳说诳话的。文学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。文学是要有理想的，表现这种理想需要一种近于狂放的热情。有些作家遇到的不幸，有时是因为说了天真的实话，有时是因为过于表现了热情。

孙犁

“耕堂劫后十种”总计约一百三十万字，我一字一字，编了两遍。校对时，我选了一段完整的时间，不去办公室，就在家里，天天校到深夜，不觉其苦，反而觉着是一种享受。这是真正的美文，其中有些称得上是不朽之作。透过这些文字，我分明看到了一位坚守文化传统的老人，他情感丰富而又刚正执拗，不掩饰自我，也不为别人掩饰，常常显得出格，非常个性化。这样的作家，这样的作品，是很不“时髦”的，是孤傲而寂寞的。听说孙犁曾接到一位读者的来信，批评他发表一些信件，是在浪费读者的时间。孙犁接此信后，心情十分沉重，写信给一位朋友说：“我也没有给他回信，怕再浪费他的时间。”

1943年出席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文艺界参议员。左起：田间、沃渣、沙可夫、沙飞、周巍峙。





孙犁与郭小川（中）在天津日报社院内。1952年。

“耕堂劫后十种”出齐后，1999年9月16日，我专程赴天津给孙犁先生送样书。自1998年10月16日，他因病重住进天津医大附属总医院，已整整十一个月了。书送去时，他躺在床上，没睁眼，护理人员叫他，他也没答话。我把书放在床边的橱子上，默默地看着他。他瘦极了，放在被子外面的两只手，因为瘦，显得修长。

我很想知道他对这套书的看法。也知道，这只能是一种奢望。他早已封笔，如今更是不读、不看、不言，似乎对一切都失去兴趣。记得1998年6月27日，我第一次去拜见他，带去刚出版的、他多次提到“不知何时方能面世”的《芸斋书简》，他躺在床上，也只是问了一句：“是我的书吗？”连看也没看就让放在一边。

自嘲

一

平生事迹如荒坡
敢望崇山与长河
虽有小虫与丛莽
漫步重游亦坎坷

二

小技雕虫似笛鸣
惭愧大锣大鼓声
影响沉没噪音里
滴澈人生缝隙中

孙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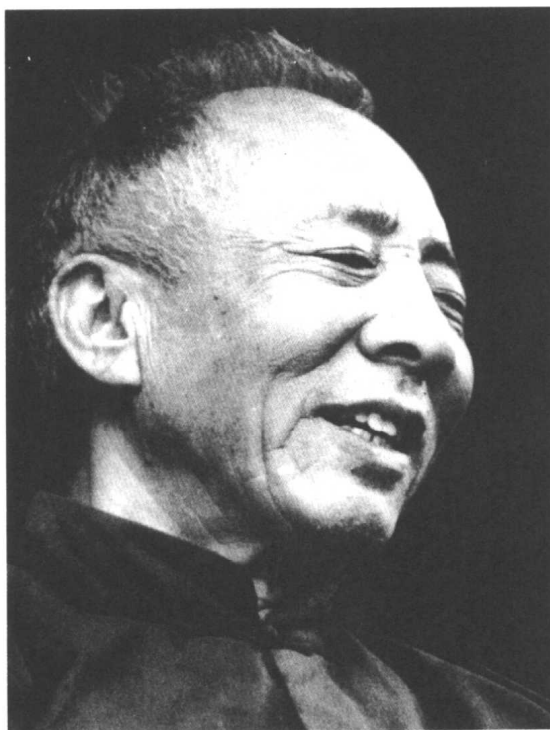


两次见到孙犁，加起来不足十分钟。

后来，一位前往天津为孙犁送行的作家，向我讲述了7月15日出殡的情况。那天凌晨，白洋淀的乡亲们到湖里采摘了新鲜的荷花、荷叶，送到殡仪馆灵堂，放在孙犁身边。田间的遗孀葛文和康濯的遗孀王勉思二位老人，专程到天津参加了悼念活动。灵堂外，烈日下有数千人在默悼，送怀这位文化老人。言谈间，这位作家还对某些要人借故不来为孙犁送行而愤愤不平。我理解这位作家的感情，但我想，孙犁一生都不喜热闹，更不看重仪式，某些人不来参加悼念，他是会不以为意的。

孙犁辞世之晨，天津本来连日曝暑亢旱，并无雨象，却忽然阵雨掩至。天若有情。有媒体更喻为几百里外白洋淀闻噩耗而泣下。讣文订15日出殡，那天凌晨，白洋淀的乡亲父老，倒真是如当年雁翎队驾船行动了，但这次是到荷花淀上，摘取最清新的荷花，最无瑕的荷叶，为冀中人民的儿子孙犁送行。

滕云



孙犁的笑。

2

孙犁的母亲先后生了七个孩子，只养活了孙犁一个。那年，村中闹瘟疫，一个月里，她死了三个孩子。公公对她说：“心里想不开，人就会疯了。你出去和人们斗斗纸牌吧！”后来，她就养成了春冬两闲和妇女们斗纸牌的习惯，并且常对家里人说：“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，你们不要管我。”

孙犁生下来，没有奶吃。母亲把馍馍晾干了，再粉碎煮成糊喂他。孙犁小时候多病，每逢病了，夜间，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，祷告过往的神灵保佑他消灾免难。还对人说：“我这个孩子，是不会孝顺的，因为他是我烧香还愿，从庙里求来的。”

以上，是孙犁在《母亲的记忆》一文中



孙犁故乡河北省安平縣孫遙城村村邊小路。
(劉宗武攝)

余幼年，从文学见人生，青年从人生见文学。今老矣，文学人生，两相茫然，无动于衷，甚可哀也。

孙犁

所写到的。从这段文字，可以得到两条信息：一、孙犁小时候必然备受父母宠爱；二、孙犁自小身体弱。这两条为他的人生埋下了伏笔。

孙犁出生后，家境稍为宽裕。1919年，他六岁时入本村小学读书；1924年，读完初级小学，按家庭情况，应务农，或外出学习经商。但父亲听信安国县邮政局长之言，发愿让他升学，习英语，以便考入邮政，说这是铁饭碗。于是他随父亲去了安国县城，考入高级小学。家乡距安国六十华里，他同父亲是骑一头驴去的。路过河流和村庄，父亲就下去牵着牲口走，让孙犁仍坐在上面。

父亲在安国县一家店铺做掌柜的。店铺对面是县教育局大院，父亲与几位教育督学相识。一次，一位督学告诉父亲，孙犁考试的

鲁迅的小说《故乡》、《药》、《孔乙己》、《社戏》、《祝福》、《风波》以及《野草》、《朝花夕拾》那些散文集子，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我非常注意他的抒情的方法，叙述和白描的手法，特别是他作品中的那种内在的精神，对人生态度的严肃，和对他的的人物的命运的关心。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，在人物身上倾注了那么多那么深的感情。

孙犁

作文中，写“父亲在安国为商”，“为商”两字应改作“经商”。这件事后来孙犁一直记着。

高级小学里有一间阅览室，里面放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杂志，以及文学研究会的新小说，如《东方杂志》、叶绍钧的《隔膜》等。孙犁很喜欢读这些杂志和书，它们令他“眼界大开”。

1926年，孙犁十三岁时高小毕业，考入保定育德中学。保定离家乡一百八十华里。育德中学是北方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，收费甚高，一般的富农家庭都供给不起，必须兼有其他收入才成。孙犁在这里读了七年书，一直读到高中毕业。由此可见父亲对他的期望和决心。



孙犁上小学时最早读到的文学研究会出版的新文学作品《隔膜》。